

扬州画舫录卷一

草河录上

扬州御道，自北桥始。乾隆辛未、丁丑、壬午、乙酉、庚子、甲辰，上六巡江、浙。江南总督恭纪典章，泐之成书 谨名《南巡盛典》^[1]。内载向导统领努三、兆惠奏：自直隶厂登舟，过淮安府，阅看高邮东地南关、车络坝等处河道堤工，拢扬州平山堂，渡扬子江至金山，三百七十七里，分为八站，此江北地也。又自崇家湾，三里腰铺，九里竹林寺，四里昭关坝，七里邵伯镇，三里六闸，二里金湾坝，一里金湾新滚坝，二里西湾坝，六里凤皇桥，七里壁虎桥，三里湾头闸，由北桥七里香阜寺御道，旱路八里天宁寺行宫，计程六十二里，此扬州水程一站也。《盛典》载御制诗云：“清晨解缆发秦邮，落照维扬驻御舟。”此谓自天宁寺行宫入天宁门，出钞关马头登舟^[2]，四里文峰寺、四里九龙桥、八里高旻寺行宫^[3]，计十六里，此水程第二站也。自高旻寺行宫十六里锦春园，一里陈家湾，一里由闸，五里江口，计程二十三里，此水程第三站也。又云：徐家渡至直隶厂，由小五台至平山堂、高旻寺等处，由钱家港至江宁府，由苏州

至灵岩、邓尉等处，由杭州至西湖，由绍兴至禹陵、南镇等处，俱系旱路。盖江南皆水程，其由小五台至平山堂、高旻寺等处旱路者，乃由于十六年天宁寺未建行宫，香阜寺皆设大营。由香阜寺人天宁门出钞关马头，这一段为旱路，即今之北桥御道也。由陆路至江南清江浦为水程，御舟向例在清江浦，仓场侍郎及坐粮厅司之^[4]。舟名安福舫、翔凤艇，湖船、扑拉船，皆所谓大船也。其余上用船只，装载什用等物及随从官兵船，例给票监放。御舟前派御前侍卫、乾清门侍卫各二员，前引船只，派两对出两边行走^[5]。船旁令一人骑马在河路行走，以备差遣拉船帮纤。侍卫四员，四副撒袋^[6]，令在拉帮纤侍卫后行走。纤手用河兵沙飞、马溜，添纤用州县民壮盐快，不敷，雇民夫^[7]。陞蹕御舟，凡御前大臣、侍卫内大臣、军机大臣、御前侍卫、乾清门侍卫船及载御马船，上驷院侍卫、官员批本奏事军机处、侍卫处、内阁、兵部官员船，以有事承办，俱在前行走。两岸支港 汊河、桥头村口，各安卡兵，禁民舟出入。纤道每里安设围站兵丁三名，令村镇民妇跪伏瞻仰。于应回避时，令男子退出村内，不禁妇女。

马头皆距府州县城门一二里或三四里。马头大营例五十丈，皇太后大营例二十五丈。居住船上备带三丈四方帐房一架，二丈正房圆顶帐房一架，一丈五尺正房帐房一架，耳房帐房一架，于马头支盖，清早拆卸^[8]。兵部船例在豹尾枪后，与军机一处行走^[9]。

营时将船在布城后角湾住，以便接递。牛羊船系京城备带。茶房所用乳牛三十五头，膳房所用牛三百只，布棚外皆诸号沙飞马溜。传宣接递用小快船，名“草上飞”。迨上岸时，大船令其先行^[10]，恐不能赶到马头，另备如意船先在马头伺候。今钞关马头御舟，即如意船也。

乾隆辛未、丁丑南巡，皆自崇家湾一站至香阜寺，由香阜寺一站至塔湾。其蜀冈三峰及黄、江、程、洪、张、汪、周、王、闵、吴、徐、鲍、田、郑、巴、余、罗、尉诸园亭^[11]，或便道，或于塔湾纤道临幸，此圣祖南巡例也。后增天宁寺行宫，香阜寺大营遂改坐落。迨乙酉上方寺建坐落，方于北桥设御马头。至此策马由御道幸上方寺，其马头例铺棕毯，奉谕不准红、黄等毡。御道用文砖^[12]，亚次暂用石工，余照二十二年定例用土铺垫。此即至上方寺过运河东岸香阜寺，复过运河西岸高桥、梅花岭、天宁门、天宁街、彩衣街、司前三铺、教场、辕门桥、多子街、埂子上，出钞关、花觉行，至钞关马头御道也。道旁或搭彩棚，或陈水嬉，共达呼嵩诚悃，所过皆然^[13]。乾隆乙酉游上方寺，万民随马足趋瞻，或有践踏麦苗者。御制诗云：“马足纷随定何碍，躏蹂惟惜麦苗芒。”谓此。

竹西芳径在蜀冈上，冈势至此渐平。《嘉靖志》所谓“蜀冈迤邐，正东北四十余里，至湾头官河水际而微之处也。”上方禅智寺在其上，门中建大殿，左右庑序翼张，后为僧楼，即正觉旧址^[14]。左序通芍药圃

圃前有门，门内五楹。中为甬路，夹植槐榆^[15]。上为厅事三楹，左接长廊，壁间嵌三绝碑为吴道子画宝志公像、李太白赞、颜鲁公书，后有赵子昂跋^[16]。岁久石泐，明僧本初重刻。又苏文忠公《次伯固韵送李孝博诗》石刻。廊外有吕祖照面池^[17]。由池入圃，圃前有泉在石隙，《志》曰蜀井，今日第一泉。寺有八景，在寺外者：月明桥一，竹西亭二，昆丘台三。在寺内者：三绝碑一，苏诗二，照面池三，蜀井四，芍药圃五。

月明桥傍石刻桥名，西僧禅山所书，笔势飞动。下有河迹，蜿蜒入城，土人指为浊河故道。《绍熙志》：杨吴时，徐知训与其主隆演泛舟浊河，赏花禅智寺^[18]，即此地。

上方寺牌楼在山门前，额曰“鹫岭云宫”。山门石额“敕赐上方禅智寺”七字最古。

寺左建竹西亭，亭名本取小杜诗“谁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扬州”句。因建亭于北岸皂角树下，后改名“歌吹”，屡毁屡复。又改祀王竹西。今移建寺左，旧址遂墟^[19]。吾乡女史徐德音字淑则，徐清献公女，嫁许荔生中书，尝欲复是亭未果。后程午桥翰林梦星力主其议，事亦寝。淑则诗云：“昔日虚亭绕箴龙，荒芜谁复辨西东？力谋构复高僧疏，首唱储才太史公。地势分明枕昆轴，阑干约略倚花宫。那知歌吹樊川句，重辟寒烟蔓草中。”淑则晚年自号绿净老人，论诗者以为闺秀第一。

寺中三绝碑长五尺，阔三尺有奇，陷廊壁，石泐不可拓。一时名流来游者，循墙而读，皆流连不忍去，然是碑为重刻本。余尝访扬州金石最古者，附录于左：

周太仆铜鬲，周器也，藏醴商徐氏家^[20]。华秋岳岳绘图，杨己军法书。其文山阳吴玉搢山夫《金石存》载之。为释文者，吴玉搢之后，则为绍兴俞楚江瀚、仪征江秋史德量、曲阜孔广森、甘泉江郑堂藩四家。江藩释文云：“周太仆散邑，迺即散周田，鬲未详，或云献字。自鬲当是灋字，涉以南至于大沽，一表，以降；二表，至于边柳。复涉灋，降零敷遼隄。以西，表于馘郭植木，表于若焱未详，表于若导内。降若，登于厂汝，表割历隄陵刚历，表于鬲导，表于原导，表于周导。以东，表于游东疆右导，表于鬲未详；导以南，表于谿焱未详；导以西，至于鸿莫，灋未详。井邑田，自椁木导左至于井邑。表，导以东；一表，导以西；一表，降刚；三表，降以南，表于同导。降州刚、登历、降棫二表，大人有司灋未详，田，义租，牧戎人、西宫襄、豆人虞丁、原贞、师人右相、小门人豨、原人虞芋准、司工鬲未详、孝嗣登父、鸿人有司刑丁、井右五夫。子灋未详，大舍散田，司土灋未详，灋未详，司马鬲墨、牧人司工鬲君、宰导父。散人子灋小为鬲。或云小子二字。灋未详。田戎、牧父、效栗人父。灋未详，之有司橐、州享、攸倏鬲，井散有司夫。唯王九月亥十乙卯，大畀义祖夙旅誓曰，我孙付散人田器，有爽实；余有散人毋贷，则援千罚千。传灋未详，灋，义且罪旅

则誓。迺畀西宫襄。戎父誓曰，我戎父则誓，右幸图大王于豆，祈宫东廷。右左执麇史子中鬲。”

汉虑麇铜尺，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^[21]。曲阜孔尚任著《铜尺考》，毕秋帆制军沅、阮芸台阁学元同编《山左金石志》，以此尺编入。尚任考云：

江都闵义行，博雅好古，所藏铜尺一，朱碧绣错，为赏鉴家所玩。予既得之，乃不敢以玩物蓄焉。古者黄钟、律历、疆亩、冕服、圭璧、尊彝之属，皆取裁于尺，而周尺为准。自王制不讲，乡遂都鄙之间，各从其俗，于是布帛、营造等尺，代异区分，遗法荡然，况礼乐之大者乎？此尺有文曰：“虑麇铜尺，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。”虑麇乃太原邑，建初则东汉章帝年号也。原注：按虑麇读卢夷即今五台县。考章帝时冷道舜祠下原注按冷道在今永州府宁远县东。即舂陵。得玉律以为尺，与周尺同，因铸为铜尺颁郡国，谓之“汉官尺”。此或其遗与？汉代去周末远，且《礼经》皆出汉儒，汉尺之存，即周尺之存也。闻之先王制法：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然后尺寸之度起。”何休曰：“侧手为肤，按指知寸，布手知尺。此则尺之取诸身者也。《律历志》谓一黍之广为分，十分为寸，十寸为尺。此则尺之取诸物者也。指有长短，黍有巨细，每不相符，汉儒因有指黍二尺之辨。

此尺取指取黍，固不能定；今以中指中节量之，适当一寸，无毫发差。及垒黍试之，正足一百。何指与黍之偶符若此耶？广一寸，厚五分，重抵广法十八两。归之阙里，凡造礼乐器皆准之，准周尺也。”《周尺考》云：“虞书同律，度量衡三代共之；至秦不师古，而后纷纶莫定。迨六朝割裂之余，乃有大升、大两、长尺不等。当时调钟律、测晷景及冠冕礼制用小者，余公私俱用大者。宋人考定制，集古尺法为十五种：曰周尺、曰晋田父玉尺、曰梁表尺、曰汉官尺、曰魏尺、曰晋后尺、曰后魏前尺、曰中尺、曰后尺、曰东魏后尺、曰蔡邕铜籥尺、曰宋氏尺、曰隋水尺、曰杂尺、曰梁俗间尺，而必以周尺为之本。盖非周尺无以定诸尺之失。蔡邕《独断》曰：‘夏十寸为尺，殷九寸为尺，周八寸为尺。’何以知其八寸为尺也？王制曰：‘周尺八尺为步。’司马法曰：‘一举足曰跬，跬三尺；两举足曰步，步六尺。’《仪礼》注：‘武，迹也。中人之迹尺二寸。五武为步，步六尺。故《礼书》以周六尺四寸为步。’又《说文》云：‘伸臂一寻八尺。’徐锴曰：‘六尺曰寻。’《小尔雅》曰：‘四尺为仞，倍曰寻。’包咸、郑康成皆以仞为七尺。应劭以为五尺六寸。颜籀曰：‘八尺为仞’，取‘人臂

一寻’语。‘为山九仞’释文曰：‘仞七尺。’《孟子》‘掘井九仞注仞八尺。’然皆不越乎八与六之间。故《礼书》以周六尺四寸为寻。六尺四寸者，十寸之尺也。十寸之尺六尺四寸，乃八寸之尺八尺也。两足步之如是，两手寻之亦如是。按《礼记·周尺》郑注：‘周犹以十寸为尺，六国变法度，或言周尺八寸，然亦非也。’所云周尺八寸者，盖以当时所用尺较周尺之长短，止当八寸。故云周尺八寸，而非但用八寸也。《考工记》于案言十有三寸，于镇圭言尺有二寸，则是周之长尺有十寸，周之短尺亦有十寸。文公《家礼》言古尺五寸五分，周尺七寸五分，则又以宋时布帛尺较之矣。郎瑛曰：‘周八寸为尺，秦比周七寸四分，前汉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，刘歆铜斛尺、后汉建武铜尺与周同。原注：建初间，得周玉律，以为尺，谓之后汉官尺，疑非建武。三国蜀、吴同周，魏比周一尺四寸七毫，后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厘，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厘，后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厘，晋田父玉尺原注：《世说》田父于野中得周时玉尺。与梁法又比周一尺七厘，后晋比周一尺六分二厘，宋、齐尺比周一尺六分四厘，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，陈尺同，后晋、东魏比周一尺五寸八厘，市尺与后魏后尺同，隋开皇官尺同上。

市尺官尺皆铁尺。万宝常所造木尺，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厘。以前多铜为之，至此用木。唐尺与古玉尺同。贞观中，武延秀为太常，得玉尺，以为奇玩。献而失之，其迹犹存，所定得六之五。开元尺度以十寸为尺，尺二寸为大尺。五代世时短，多相应袭，志无考也。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，及宋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，胡瑗《乐书》黍尺比周一尺七分，司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。元尺传闻至长，志无考。明部定官尺，皆依《家礼》布帛尺，凡田亩、布帛、营造，所用悉同。虽南北稍有参差，然必以部定官尺为准：五尺为寻，十尺为丈，一百八十丈为一里；五尺为步，十尺为弓，二百四十步为一亩。兹建初铜尺，当明所用官尺七寸五分。明所用官尺，即宋布帛尺也。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，固知铜尺与周尺无二。周尺八尺为步，八尺为寻，今以铜尺较，止足六尺六寸五分。或者今人身短小，故步寻较古减一尺。若用明官尺，六尺为步、六尺为寻，而铜尺乃足八尺之数。若再分铜尺为八寸，更益八寸，则是古十寸尺当得六尺四寸之数。我朝丈田，稍增尺数，每尺加一寸，以明官尺五尺五寸为一步寻，而铜尺又当用七尺四寸矣。去古日远，遗法莫考。幸得汉铜尺与周尺相准，历代制度，

了然无疑。’因详书之，以俟后贤参考焉。”

《周尺辨》云：“世儒考制度皆本周尺。盖三代损益，惟周为详，本之是已。然亦何所得周尺而本之哉？或者皆臆说耳。宋潘时举注《家礼》曰：‘程先生本往之制，取象甚精，可以为万世法。’然用其制者，多失其真，往往不考周尺之长短故也。盖周尺当今省尺七寸五分弱，而《陈氏文集》与温公《书仪》多误注为五寸五分弱。而所谓省尺者，亦莫知其为何尺？时举旧尝质之，晦庵先生答云：‘省尺乃是京尺，温公有图，所谓三司布帛尺者是也。’继从会稽司马侍郎家求得此图，其间有古尺数等，周尺居其右，三司布帛尺居其左。以周尺较之布帛尺，正是七寸五分弱。因图二尺长短，而著伊川之说于其旁，庶几用其制者，可以晓然无惑。予观《家礼》三尺图，各分十寸，为册幅所限，仅图尺形，而非尺准也。《会稽古尺图注》云：当今省尺五寸五分弱。《周尺图注》云：当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，当浙尺八寸四分。《三司布帛尺图注》云：即是省尺，又名京尺。比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，当周尺一尺三寸四分，当浙尺一尺一寸二分。盖司马公家有石刻本，故其说可据。今刻本已不可见，而世但以《家礼》所图为尺式，岂知乃尺形，非尺准也。

如为尺准，何以短二寸五分之周尺，与长三寸五分之布帛尺式相等也？世儒纷纭傅会，止据《家礼》之尺形，予故知其皆臆断也。今既得建初铜尺与周尺同，周尺既定，何尺不定？因定曰：建初铜尺与周尺同，当古尺一尺三寸六分，当汉末尺八寸，与唐开元尺同，当宋省尺七寸五分，当宋浙尺八寸四分，当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，当今工匠尺七寸四分，当今裁尺六寸七分，当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，当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。予之能定者，以有建初铜尺在也；设无之，此说亦臆矣。”

石阙汉画，一边为孔子见老子像及庖厨，一边为一力士持盾、一凤皇。本在宝应湖侧，汪容甫明经中移归，今在其家^[22]。

唐人《尊胜陀罗尼经》石幢，缺其二，今存二石在东隐庵。

五代吴太祖杨行密女，年十六适舒州刺史彭城刘公。生男女十二人，以顺义七年薨，年三十八。乾贞二年葬江都县兴宁乡嘉墅村，称长公主。闽县丞危德兴作《寻阳公主墓志》。时村农掘地得石，今藏原乌程令罗素心家^[23]。

嵯商安氏，业盐扬州，刻孙过庭《书谱》数石^[24]，今陷康山草堂壁上。寺中苏文忠公《次韵伯固游蜀冈送李孝博奉使岭表诗》，凡十韵。石刻在寺中，

断仆已久，上有嘉靖辛丑蜀冈盛仪、万历己卯沔阳陈文烛二跋。康熙辛丑新城王文简公士禛为司理时访之，命僧陷旧石于方丈壁，次韵纪事为《禅智唱和诗》。乾隆甲午，谢翰林启昆守扬州，翁阁学方纲托其访拓，且续唱和故事^[25]。丙申间，谢公与朱转运孝纯追和二首，刻石，增构数楹，砌石于壁。和者数十家，为《续禅智唱和诗》一卷。翁阁学跋云：“苏伯固名坚，镇江人，博学能诗，与文忠会于扬。李孝博亦自山阳守以治行拜广东提点刑狱，见《徐仲车节孝传》。孝博字淑升，而此迹作淑师，当以墨迹为正也。今此石本师字半泐。适门人张警堂铭以河南郡郟县亦有此诗石刻，拓以见寄，与此迹笔法正同，而其事特异。文忠晚居阳羨，疾不起，叔党兄弟得吉壤于汝州郟城之小峨嵋山，因葬焉^[26]。后人遂家于颍昌，事见晁以道所为墓志中。明末盗伐其冢柏。顺治三年秋，知县济南张石只笃行谒墓下，复为封树立碑^[27]。其夜梦一青衣曰：‘东坡遣致谢。’问：‘先生今何在？’曰：‘在临汝，公至彼当相见。’是年七月，以事至汝州，有青衣叩门遗一卷，乃东坡墨迹《蜀冈送李孝博之岭南诗》。青衣忽不见，张异之，因命工摹泐于石，自为长歌记之。文简《池北偶谈》载其事，而今日之迹适合，岂非翰墨精灵，天假以缘者耶！第二句集作‘老鹤方翳蝉’，墨迹作‘初翳’亦当以墨迹为正也。”

谢启昆字蕴山，南康人。进士入翰林，出为扬州太守，扶养士气，主持风雅者数年。嗣升河库道，晋

浙江按察使司、山西布政使司。文章经术为一时宗仰。著有《西魏书》，可补正魏收之阙。书之梗概，吾友凌仲子进士廷堪叙之最详。其词云：南康谢蕴山先生撰《西魏书》二十四卷，凡纪一、表三、考四、传十二、载记一。既成，以示廷堪，命为后序。廷堪受而读之，终篇乃作序曰：“夫班马以降，纪载迭兴；自宋逮元，史法渐失^[28]。主文辞者，其弊或至于空疏；寄褒贬者，厥咎遂邻于僭妄。虽家自谓继龙门之轨，人自谓续‘麟经’之笔，然求诸体例，寻其端委，罕有当焉^[29]。先生以金匱之才，历石渠之选；网罗放失于千数百载以上，编次事实于二十余年之中；有休文、伯起之明备，无子京、永叔之简陋^[30]。卷帙不广，条目悉具。编年纪月以经之，旁行斜上以纬之。详于因革损益，著其兴衰治乱，洵足以存南董之权度，为东观之规矩者矣^[31]。约举大纲其善有六：载绎微旨，可得言焉。夫承祚以武王作纪，而孝献孱主，范史自升之；房乔以文帝系年，而高贵冲入，陈志自进之，良以帝系所关，义无漏略^[32]。未闻拓跋未造，附载于宇文；水运季朝，借垂于木德^[33]。而长安四主，竟乏专书^[34]。岂因有延寿总录之北朝，遂可置佛助就删之西国乎？^[35]是曰补阙。其善一也。宝符已禅于延康，志士犹尊章武；神器久移于天祐，后人尚右昇元^[36]。何者？聊绍刘宗，暂延唐祚。况夫出帝俨存，清河遽立；永熙未改，天平遂元。然则抑彼邺下，扶兹关中，齐宝炬于天王，厕善见于列国^[37]。方之萧常、谢陞之表

章西蜀，陆游、马令之纂辑南唐，孰短孰长^[38]？必能辨之。是曰存统。其善二也。至于仲达、子上，篇不见于当涂；献武、文襄，传不列于元魏^[39]。功业虽著，人臣以终；图篆诂膺，帝制乃僭。按其时世，固有依违；揆诸史裁，宁云允协。于是除太祖之追美，而大书黑獭；削《唐纪》之溢称，直登李虎^[40]。发古人未发之公，抉前史未抉之隐。是曰正名。其善三也。若乃卿士之设，悉仿周官；诏令所颁，咸规大诰。始祖配帝，聿崇郊祀之仪；属国来王，爰修聘觐之典^[41]。或同时所未遑，或前代所希有，讲明古礼，尤宜爱惜。而令孤乏志，湮堕良多^[42]。所幸者杜君卿典标八目，偶存棠溪之碎金；于志宁志贯五朝，间具昆山之片玉^[43]。裘集狐腋，冠聚鹖毛。是曰搜轶。其善四也。管幼安误收国志，本未仕曹；嵇叔夜滥入《晋书》，何尝臣马^[44]？又若齐社屋而叔朗西行，陈鼎迁而德章北面；而王晞仍存于河朔，袁宪莫殡于江右^[45]。凡此之类，更仆难终。徒丰其部，未良其限。故万纽效绩于荆襄，究非魏之勋旧；尉迟建功于庸蜀，自属周之臣子^[46]。但录其事，不载其人。是曰严戒。其善五也。毋丘、诸葛，魏室之荏臣；刘秉、袁粲，宋家之谊士^[47]。以及子勋举义，攸之勤王，衡其始终，都无可议。乃或以忠作叛，以顺就逆，皆是曲笔，岂为说言。犹之孝武谋去疆臣，非为失德，而横谓斛斯椿为群小，王思政为谄佞，巧言乱其皂白，俗语流为丹青；不允不公，未足为训^[48]。今一洗之，概从其

实。是曰辨诬。其善六也。因思六善，运厥三长，集简册之遗闻，阐古今之通论。其考纪象也，兼正光之推步，较天象而益精焉；其考疆域也，订大统之版图，较地形而更密焉；其考氏族也，厘代都之门望，较官氏而尤详焉；其封爵大事诸表也，则于《魏书》所未备者，取法于迁、固而加核焉。是书也，虽刘知几之苛于论世，必当首肯；郑渔仲之严以律人，亦为心折者矣^[49]。夫八代之书具存，南北之史复撰^[50]。宋景文之新书，洎刘昫同著；薛子平之旧史，与欧阳并传^[51]。矧绍统续志，可辅范詹事之全书；太素逸篇，会入魏著作之缺卷^[52]。行见储于中秘，汇于上庠，夫岂柯奇纯之等所能望其肩背，王损仲之徒所能窥其堂户也哉^[53]。

沈云椒总宪初于蕴山太守官扬州时，尝与太守及寅和斋嵯使着朱子颖转运游康山。园主江春求诗，总宪吟四绝句，传为盛事^[54]。诗云：“高兴眉公一起予，名园驻辔度行徐。振衣直上康山顶，十里扬州画不如。都转示余扬州全图，及登山四望，远近历历在眼，更觉瞭然。风流故事说当年 地志新收御府编。康山载入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。主人书列堂楣。试听松涛声入细，为曾吹上琵琶弦，几层瘦石间疏棂，点缀秋英胜画屏。怪底主人清似鹤，日看双鹤对梳翎。射堂歌席一相娱，深夜留宾买玉壶。今夕灯光人影里，重教旧梦落西湖。嵯使昔在杭州，余时得过从，其尚衣署中买春堂，余所题也。”

康熙乙巳，文简解司理任。七月，会诸名士祖道

禅智寺硕揆方丈，是为渔洋山人《禅智唱和集》，又名《禅智别录》。文简有“四年只饮邗江水，数卷图书万首诗”句。徐电发劄曰：“司理去日作江南数词，予曾于画舫白板上见之，似乐天忆西湖诸作。”

邗沟大王庙在官河旁，正位为吴王夫差像，副位为汉吴王濞像。《左传》哀公九年秋，吴城邗沟通江、淮，此今之运河自江入淮之道也。自茱萸湾通海陵、如皋、蟠溪，此吴王濞所开之河，今运盐道也。运道在《左传》称邗沟，《国语》称深沟，《吴越春秋》称为渠，《水经注》称韩江，汉晋间称漕渠，或曰合渎渠，或曰山阳渚，隋称山阳渎，《郡志》称山阳沟。河名不一，徙复无常。郡县志乘，载而弗详^[55]。今按庙前之河，即唐宝历二年盐铁使王播奏，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向东屈曲，取禅智寺桥，通旧官河，开凿一十九里之河也^[56]。是庙灵异，殿前石炉无顶，以香投之，即成灰烬。炉下一水窍，天雨积水不竭，有沙涨起水中，色如银。康熙间，居人辄借沙淘银，许愿缴还，乃获银。后借众还少，沙渐隐。今则有借元宝之风，以纸为钞，借一还十，主庠道士守之，酬神销除。每岁春香火不绝，谓之财神胜会。连艚而来，爆竹振喧，箫鼓竟夜。及归，各持红灯，上簇“送子财神”四金字，相沿成习。

小五台在官河东岸，土阜隆起，为蜀冈伏脉处，如龙之昂角。御制诗有“伏龙知有角”句，又“土阜纵无奇，名与清凉配”句。上有五台寺，圣祖赐名香

阜寺，又名香阜清楚^[57]。上赐台麓化成扁，“紺宇晴空，翠岚浮蜀阜；祇林香霭，禅月湛邗流。”一联。寺由上方寺御道至高公渡，锁艚为桥。过官河，东岸华表二：一曰华封献祝，一曰云蒸霞蔚。寺中门殿堂寝，制凡五楹。左右廊翼，百数十间。寺左宫门三楹，甬道上行殿三楹，乃坐落工程做法。是地本为大营，因天宁寺增建行宫，乃改是为坐落。复由东岸过渡，抵西岸高桥马头。御制诗注云：“从香阜寺易轻舟，由新河直抵天宁门行宫。”乃众商新开，既表敬公之心，且以工代赈，即此地也。

黄金坝在府城西北，《嘉靖维扬志》谓为黄巾坝。久废。今在府城北高桥东，以蓄内河之水。土恶不能堤，故以薪代。坝上皆鱼市。郡城居江、淮之间，南则三江营，出鲥鱼，瓜洲深港出鲞刀鱼。北则艾陵、甓社、邵伯诸湖，产鱼尤众^[58]。由官河乘风而下，城肆贩户，于此交易。肆中一日三市，早挑、中挑、晚挑，皆沿湖诸村镇中人为之。村镇设行，渔户取鱼自行交易。挑者输于城中，其行若飞。或三四十里，多至六七十里，俄顷即至，以行之迟速分优劣。鳊鱼、白鱼、鲫鱼为上；鲤鱼、季花鱼、青鱼、黑鱼次之；鲈鱼^[59]、罗汉鱼为下。其苍鳊、勒鱼、红蓼鱼、鞋底鱼，则自海至也。蟹自湖至者为湖蟹，自淮至者为淮蟹，淮蟹大而味淡，湖蟹小而味厚，故品蟹者以湖蟹为胜。坝上设八鲜行，八鲜者：菱、藕、芋、柿、虾、蟹、蚌、蚶^[60]、萝卜。鱼另有行在城内。